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一个潜藏着的主旨 (代前言)

严文井

我极其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很快就能得到一大批好书。

我认为将来我们所有的好书，不管是什么品种，恐怕都应当潜藏着这样一个主旨，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感觉到，我们是中国人。这本书里的十九篇故事，每一篇都潜藏着这样的主旨。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地球以外。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整个地球，知道中国的周围。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中国的真正位置和她的重要性，才能懂得我们自己。好比一个乐曲，如果我们有了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这样的主题，那么，我们的节奏，旋律，和声，变奏，自然就会变得富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将要演奏自己的乐曲，唱自己的歌，来参加全世界的比赛，我们依靠自己独创的风格来夺取金牌。

我们为儿童创作的作家、艺术家们有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从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发现和表现中国人自己的美。我们是有美的。这十九篇故事里的主人公。有些生活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有些是生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他们都有着高尚的爱国情操，无疑，他们的精神境界是美的。不能说凡是真实的东西就是不美的。虽然，在真实生活里我们也有丑恶。正是为了去掉这个丑恶，我们才来强调发现美，表现美。我们无须来虚构一种美，因为美本来就存在。如何发现本来已经存在的美，表现美与丑的斗争，美终于能战胜丑这样一些事实，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和我们的后继者都有责任，使我们的古老文明得到继承，使我们的中国向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在世界上创造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悲观。我们不否认我们有些地方落后，但是可以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能够走到最前面去。我们也应当相信孩子们，青年们，相信他们能够成长，能够成熟，逐渐提高。我们的有些青年在真正认识了中国之后，就不会盲目称赞外国的一切。倒过来，若干年后，倒可能会有外国的青年向往中国。如果我们能够用实际的成就来解答如何使得生活充实，精神不空虚的话，他们就会来。欢迎他们来。我们将要很慷慨地提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也决不保守，决不自高自大，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的成就，学习他们的优点。但是我们总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美，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学习。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中国。

正是因为还有困难，甚至还可能要碰到意想不到的苦难，我才更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我们对于全世界，不是乞讨者。也决不会有人对我们施舍的。要培养中国孩子的自尊心。我以为，《我是中国人》这本书，在培养我们的孩子的民族自尊心方面，是会起积极作用的。只有富于自尊心而又善于学习的中国人，才能存在，才能对全世界继续做出贡献。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草于泰安
一九八二年二月廿三日改定

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为什么他就不准我抗日呢！”随着吉鸿昌将军的一声长叹，停泊在上海码头上的美国轮船塔夫脱总统号启航了。

吉鸿昌将军的这句话，不知是问陪同出国的夫人，还是问前来送行的人们。

没有人回答。

但是，无论是吉鸿昌的夫人，还是前来送行的人们，心里的答案都是明白无误的：谁不准他抗日？是反动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一年夏，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将军率部队到安徽去“剿共”，吉将军不干，蒋介石恨不得杀了他，但又怕他的部下闹起事来，于是以派他“出国考察”为名，夺了他的兵权。不久，日寇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前，吉将军更不愿出国考察了，他向蒋介石写信请求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批准他的要求，还限期让他出国。吉鸿昌哪有心思去出国考察呢，他是迫于无奈……轮船开动了，出海了，远去了。

有什么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令人痛苦呢！吉鸿昌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员将领，但他在接近共产党之后，终于觉悟了，他决心奔赴战场，抗日救国，可是，蒋介石却硬把他撵出国门……此时此刻，吉鸿昌的滚滚热泪，不觉洒落在汹涌的波涛上……

屈辱难忍

吉鸿昌来到了美国。在纽约，他听说这里有一个“中国城地下博物馆”。——为什么博物馆的名称这么古怪？吉鸿昌心里纳闷，决定去看看。

一天下午，他到博物馆去了。

进去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这叫什么博物馆呢！在这里陈列的展品，尽是美国传教士从中国搜罗去的旧社会的最落后的东西：抽鸦片用的烟灯、烟枪啦，清朝时候男子的发辫啦，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啦，还有种种迷信用品。

“请问，你们把这些东西陈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吉鸿昌怒气冲冲地责问一个工作人员。

“这个嘛，”一个西装笔挺、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子踱步过来了，他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来介绍介绍，”他说着用手杖指了指展品，“中国这个国家，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神秘的，他们的风俗、习惯、传统——总而言之，他们的民族特点，很多人不了解，但是，这里的展品可以让你们茅塞顿开……”

原来他们企图用这些陈列品来说明中国人的极端愚昧、无知和落后。

吉鸿昌听不下去了，大喝一声：“你胡说些什么！”

小胡子大吃一惊，搔了搔头皮，皱了皱眉头，忽然问：“先生，你是日本国的公民吗？”

“不，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小胡子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十分傲慢了，“我刚才没有看出来你是中国人；早知你是中国人，我们就没有必要这样以礼相待了……”

“岂有此理！”吉鸿昌怒气未息。

小胡子可越发蛮横了，他举起手杖，指指大门：“我们这里不想接待你

们中国人——”

吉鸿昌气得一把夺过了小胡子的手杖。

陪同吉鸿昌一起出国的随从（这家伙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派去监视吉鸿昌的）吓得面如土色，生怕惹出事来，连忙向小胡子赔不是。

吉鸿昌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他狠狠地把夺来的手杖往地上一掷，扭头走了。

吉鸿昌昂首挺胸，快步走上了大街。一阵狂风卷过，街头上尘土飞扬，污浊的空气使他感到透不过气来。

“我是中国人”

没过几天，又发生了一桩更使他气愤的事情。事情发生在邮局。

吉鸿昌要寄东西回国。他在包裹上分别用中文和英文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地址和收件人的姓名。但是，当他把包裹递到邮局职员手里的时候，那个职员扭过脸来瞟了他一眼：“你寄这些东西到那里去做什么？”

吉鸿昌觉得那职员问得古怪。但他还是回答了：“我的家在那里。”

“噢，是——这——样！”那职员的调门儿怪里怪气的，说着，把包裹推出了窗洞。“对不起，先生，中国？中国在哪里，我不知道，无法投寄！”

吉鸿昌顿时火冒三丈，大声说：“中国！中国的领土比你们美利坚合众国还要大，你竟说不知道！你……你……”

随从连忙把吉鸿昌拉到一边，悄悄说：“换一个窗口，我去寄。日本人也有往中国寄东西的，只要说‘我是日本人’，就什么都好办了！”

“什么？你要自称是日本人吗？我，吉鸿昌，决不这样做！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包裹可以不寄，但是决不能自称是日本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回到旅馆里，吉鸿昌一刻也没有休息，动手做了一块小木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了五个苍劲有力的字：“我是中国人”。

此后，他无论出席宴会，参观工厂，还是参加招待会，都把这块木牌佩带在胸前。

“我们有热血”

美国许多资本家知道了吉鸿昌是一位出国考察的将军，就邀请他参观工厂，想通过他兜揽生意。

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殷勤地接待了吉鸿昌。

“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实在可恶！”这位胖胖的老板说着还扬了扬拳头。

吉鸿昌听着。

稍微停了停，这位老板表示了他的慷慨：“为了帮助中国，我情愿廉价卖汽车给中国，而且有现货。”

于是，他要带领吉鸿昌去看货。

吉鸿昌想，汽车在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去看一看货也好。

到了货场，老板一再吹嘘他的汽车怎样怎样的好，但吉鸿昌在那里转了转以后，冷冷地笑了笑说：“我劝你还是把这些汽车统统送进铁炉里去吧！”

说罢，吉鸿昌扭头就往外走。

原来，这些汽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剩余物资，都是积压了十几年的过时的货色。

老板还跟在吉鸿昌的后面喋喋不休：“你们要新式的，也有！我们这家公司，在美国是大王，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我们愿意供给中国大量汽车。”

吉鸿昌说：“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汽车。不过，我看最好还是自己制造，不能老是买外国的。”

“不，不！”老板连连摇头，“购买美国的汽车，对你们中国来说，是最经济的办法。你们中国只要多修公路，我可以多卖！最好，签订个长期合同，十年、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保证供应！”

吉鸿昌十分反感地问：“难道我们中国人就只能永远靠你们的汽车过日子啦？”

老板却仍然只顾摇晃着脑袋，说什么“你们一没有技术设备，二没有人才——开汽车公司可不那么简单啊……”

吉鸿昌打断了老板的话：“请问，你们的汽车公司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老板不知道这句问话是什么意思，瞪大了眼睛。

吉鸿昌接下去说：“你们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今天有了；我们中国今天还造不了汽车，明天，我们也会有的。你相信吗？”

老板答不上来了。

新闻记者的舌头却要比这位老板伶俐得多。

一次，美联社的一个记者来向吉鸿昌采访。

记者问道：“吉将军，日本有飞机大炮，厉害得很。在中国，有的人反对抗战，有的人却声言要与日本拚。请问，将军您的主张呢？”

吉鸿昌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坚决抗战！”

记者又问：“中国怎么打得过工业发达的日本呢？”

吉鸿昌说：“打得过的……”

记者没等吉鸿昌把话说完，就用蔑视的口吻插问：“凭着什么去打呢？”

吉鸿昌拍着胸脯说：“我们有热血，就凭着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热血！我们中国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去换取抗战的胜利！”

吉鸿昌的凛然正气使记者大为震惊。他没想到这位被夺了兵权出洋考察的将领这样有胆识。

没等记者再提问题，吉鸿昌反过来问他：“全世界都知道是日本出兵侵略中国，为什么你们美联社却胡说八道，说什么是中国要求日本出兵的，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十分老练的新闻记者皮笑肉不笑，嘿嘿了两声，说：“我们是写新闻的，新闻是事实的忠实记录。”

“难道这是事实的忠实记录吗？”吉鸿昌觉得这样的狡辩未免太荒唐了，仰面大笑说，“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记者弄不明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一句客气的恭维话呢，他受宠若惊地说：“谢谢！谢谢！”

吉鸿昌笑得更厉害了。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

“关系到中国的声誉”

居庸关外，狂风怒号，满天灰沙。一天，有两个人骑着小毛驴，从崎岖的山路上来了。

“总工程师来了！”两个背着标杆和经纬仪的青年，迎了上去。

“工作顺利吗？”总工程师詹天佑敏捷地从毛驴上跳了下来，他看了看四处，这里散布着十几个技术人员，他们都在紧张而认真地工作着。

“还算顺利。”两个青年同声回答。

“那好。我们来复测一下。”

詹天佑从毛驴背上搬下了测量仪器，招呼同来的那个人，立即投入了工作。

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詹天佑东奔西跑，时而扛起仪器，时而记下数据……他好象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似的，一干就是三个钟头，直到有人告诉他，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他才很不情愿地停下手来。

和在这儿工作的人们一样，詹天佑只随身带了一点简便的干粮。他们找了个巨石遮掩的避风处，坐成一圈，就大口大口地吃起午饭来了。

“你们测量得不错，很准确。”詹天佑称赞说。

有一个青年，从一开始就不大高兴，这时候，他嘟哝起来了：“反正您也要来测量，又何必叫我们测呢？”

詹天佑解释说：“你们是初测，我们是复测。万一有不准确的地方，复测一下，可以纠正，这样不是更牢靠吗！”

“反正是不放心呗！”

“诸位都这么想的吗？”詹天佑放下干粮，问周围的人们。

他们有的说“不”，有的一声不吭。

詹天佑看出来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有这样的想法。

“诸位不应该这么想。”詹天佑态度和蔼而又严肃地对他们说：“科学的工作，不允许有半点差错，多检查一遍，有多检查一遍的好处。这不是不信任。”

詹天佑的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他接着说：“诸位，你们要知道，这条京张铁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成功或失败，关系到中国的声誉！我们要求处处都十分精确，来不得半点轻率……”

原来，英、俄等帝国主义为争夺这条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修建权，互相争吵已经僵持一年多了，最后他们提出，要是清朝政府能用自己的工程师，自己设计、自己建筑，他们便谁也不来干涉。这段路地势复杂，山高岭峻，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这条铁路也就告吹了。一九〇五年四月，四十五岁的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消息传出之后，帝国主义分子武断地说：“会修铁路通过关沟段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哩！”有的公然嘲笑说：“看他们这场戏开了台怎么收场吧！”

中国人难道就不能修成这条铁路吗？詹天佑决心用事实来回答他们。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詹天佑的话，震动了每一个在场的工作人员的心。刚才那个有埋怨情绪的青年，不觉脸上火辣辣的。可不是吗，

为什么总工程师要亲自翻山越岭来复测，为什么总工程师对工作的要求这么严格，还不是为了要用出色的成绩来回答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争口气吗！

简便的午饭吃过了。詹天佑和大家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风刮得更大了。山岭是这样陡峭，悬崖下的山谷深得一眼望不见底。詹天佑复测到峭壁旁边去了。

“风太大了，总工程师，您还是先回去吧！”人们劝詹天佑说，“您放心吧，我们会测量得很精确的！”

刚才曾经埋怨过詹天佑的那个青年说：“我们互相复测好了。总工程师，有多少事情等着您呀，您先回去吧！”

但是，詹天佑还是继续到前边复测去了。

“不要以为我们离不开外国人”

“轰隆隆！轰隆隆！”炸药的轰鸣声，震撼了山谷，响彻云霄。

居庸关隧道在开凿中。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个在隧道开凿中使用矿山炸药的人。炮眼的大小、深浅、方位，以及装药的分量，都是由他亲自掌握的。

居庸关的隧道路线，经过了非常精密的测量，他们日夜施工，由两端向中点凿进。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隧道凿进几十米的时候，山顶的泉水突然渗入了洞中，顷刻间，洞中满是泥泞。工程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要是抽水泵就好了，可是没有。于是，詹天佑带头挑起水桶去排水。本来，有些人感到有些懊丧，见总工程师毫不气馁，也振奋起精神，操起了水桶……

没过几天，居庸关上陆续来了一些打猎的外国人。

詹天佑心里清楚：这些人不过是以打猎为名罢了，他们是在听说工程遇到了困难的消息之后跑来的，他们希望看到工程失败，然后伺机夺取开凿隧道的优先权……

“听说，隧道工程出麻烦了，是吗？”一个和詹天佑相熟的名叫金达的英籍日本工程师来问詹天佑。他好像很为工程的事着急。

詹天佑蛮有把握地回答：“正在解决。”

事实也正是这样。隧道里的积水排干后，再向前凿进的时候，詹天佑就边开凿边修排水沟了；为了避免两旁和顶上的土石塌落，每开凿几米，还随时用水泥砌围墙保护。

“我是为您着想呀，”金达说，“隧道工程，为何不包出去呢？”

“包给谁？为什么要包出去？”

“没有通风机和抽水机，怎么能开凿隧道呢！我给您介绍一位日本包商吧，他可以包揽这项工程的一切，而且价格要比其他外商都便宜。我想，贵国政府是会批准的，总不能让工程半途而废吧……”

詹天佑立即拒绝了。一来，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圈套，进了这个圈套，人家就可以随时卡你的脖子了；二来，他深信完全可以不依靠外国，自己解决问题。

金达只好耸耸双肩，没趣地走了。

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名叫摩力生的英国博士跑来了。

“总工程师先生，我看，您这里的技术力量不行呀！”

“有什么事，请直说吧！”

“为了早日筑成京张铁路，您这里非增强技术力量不可。为此，我想向您推荐两位国外知名的铁道专业工程师……”

“我这里不需要。多谢您的好意了！”詹天佑断然拒绝说，“这条铁路在动工之前，各国为了争夺筑路权，闹得天翻地覆，您不是不知道，您现在又想塞进外国人来，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您不要以为我们离不开外国人！我有信心，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加漂亮！”

英国博士也无精打采地走了。

居庸关隧道的工程虽然艰难，但是在詹天佑的领导下，不久就按计划出色地完成了。紧接着，比居庸关隧道长三倍的八达岭隧道也动工了……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上午八时半，一辆特备的专车从北京西直门发车北去。这辆装饰得十分华美的火车，满载中外来宾，车厢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真没想到，詹天佑先生居然提前两年把这条铁路修筑完工了，简直是不可思议！”金达和摩力生并肩坐着，交谈着。火车已经开动了，金达却还觉得“不可思议”呢！“六年筑成就很不容易，他却只用了四年……”

“是呀，大出意外！万万想不到詹天佑先生自始至终坚持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而且干得这么漂亮，我不能不佩服他！”

“听说他今天要发表演说呢！”

“他这个人是不怎么善于讲话的，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

火车沿途经过的大站，如清河镇、沙河镇等，都停车让来宾下去参观。“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不错，人们一直盯着、望着，现在让各国来宾仔仔细细地看个够吧！

这条铁路确实修筑得很出色，有许多富于创造性的地方，就连那些怀有敌意的外国人看了以后，也不得不啧啧称赞。

隆重的通车仪式在南口举行，到会的达一万多人。

中外来宾在会上致词，都对詹天佑深表钦佩。

广东来宾朱淇的讲话，使詹天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说，中国古代，从周朝以来，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是很多的，现在，为什么好多事都老要依靠洋人呢？京张铁路“不借外国人分毫之力，为中国人吐气矣”，他又说，“铁路工程既可由中国人自筑之，全国之矿务、机器、工厂，中国人也能自为之！”詹天佑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带头鼓了掌，顷刻间，全场掌声雷动。

詹天佑在演说中，简要地报告了这条铁路的修筑经过，介绍了工程技术上的特点，接着，他谦逊地说：“这条铁路终于通车了，这是京张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詹天佑确实不怎么善于讲话，他讲得不多；但是他赢得的掌声却比谁都多！

神力千斤王

一九一七年春，北京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平台上，来了一个摆擂台的俄国人，名叫康泰尔。这个康泰尔个子很高，腰板粗壮。据说，他的力气和武艺，在俄国是数一数二的。他到过欧洲好几个国家，一路上大摆威风。来到北京之后，便自称“世界大力士”，整天吆喝着看谁敢和他比高低。一连两天过去了，无人应战。中国的武术是天下闻名的，为什么没有人前去与他较量呢，倒不是被他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吓住了，主要是因为那时的军阀政府一见外国人摆擂台，便诚惶诚恐，派兵保护还不算，如果中国人打败了他的洋主子，还要寻衅找茬儿，所以，中国的武术家虽多，都不大愿意去找外国人做敌手。

“你们这些东亚病夫，怎么连个象样的硬汉子都没有？难道让我白来一趟中国不成？”康泰尔见没有人来与他比武，更加狂妄了，竟然在五色土平台上乱骂。把游客们都气坏了。

游客中有一个白发老人实在听不过去，拉了同伴一把，说：“看他狂得这样！走，咱们去把‘神力千斤王’请来，给他一个下马威！”

这位老人是河北沧州人，沧州是武术之乡，他的同乡里有的是武艺高超的强手。“神力千斤王”的“王”、是指王子平，他的技艺更是首屈一指的。王子平那年三十二岁。

“神力千斤王”的称号是有个来历的。一次，王子平在济南柳园喝茶，看见许多茶客簇拥在一座水推磨旁看热闹，他也凑了过去。水磨转得飞快，怪有意思的，王子平也看入了神。忽然，他觉得可以利用这水磨试试自己的膂力，便对旁边的人说：“我来按住它，不让它转动。”话音刚落，人们哗然大笑，有的说他“夸海口”，有的嘲笑他“吹牛皮”，但大多数人以为他只不过说着玩玩罢了。王子平却认真起来了，他挽起了衣袖，一本正经地请左右的人闪开一点。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不是说着玩的，真的要按水磨了，于是，围观的人更多了，外三层里三层的挤了个水泄不通。王子平运了运气，沉着地摆好架势，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伸出手去用力一按，果然那飞转的水磨不转了。嗨！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由得喝起彩来。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更多的人蜂拥而至。从此，王子平便得了“神力千斤王”这个外号了。许多人不知道王子平的名字，但沧州有个“神力千斤王”却妇孺皆知，无人不晓。

老人找到了王子平的住处，把从五色土那里听到的康泰尔的话学了一遍。

“这种人，本不值得理睬他；可是，也实在太可恶——太欺侮咱们中国人了！”王子平气不过，决定去教训康泰尔一顿。

“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王子平到五色土找康泰尔去比武了。

打过招呼之后，王子平便跳上五色土平台。他还没摆好姿势呢，康泰尔便挥着拳头过来了，幸亏王子平的身子十分灵活，立刻机警地闪开了。康泰尔落了个空。等康泰尔回过身来，王子平便打起拿手的“五路查”拳，向康泰尔袭去。一开始康泰尔还能招架，过了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他踉踉跄

踉地倒退了几步，摔下台去了。

“中国人不是好惹的，领教过了吧！”

“嘿嘿，看你还敢不敢口出狂言！”

“……………”

真解气呀，人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喝彩声、取笑声、掌声，也顿时四起。

公园里的游客，从四面八方纷纷向五色土跑来……

康泰尔羞愧不堪，狼狈地从人丛中分出一条路，赶紧溜走了；笑声却在公园里久久不散，人们笑得畅快极了，个个扬眉吐气。从此，康泰尔再也没脸在中国摆擂台了。

“你眼里还敢没有中国人吗！”

两年以后，王子平应邀在青岛冀德会馆作公开表演。他表演的劈石等精彩节目，一时轰动全城。

青岛有所美国人办的学堂，学堂里的体育教员阿拉曼有点武艺，便自命不凡，他竟然跑到会馆去向王子平挑战。他扬言说：“我就不相信中国人有什么神通！”这番话激怒了王子平，他说：“这年头，洋人在中国到处横行，这个找上门来的洋人，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比武开始的时候，阿拉曼笑嘻嘻地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要和王子平握手。王子平以礼相待，便也伸出手去。哪知，这是阿拉曼的诡计，他握手的时候拚命用力，想用这办法先发制人。王子平思想没有准备，手被握住以后，不一会儿就隐隐作痛了。阿拉曼得意地更用力了。王子平立即用左手向对方一搯，给他来一手摔跤的功夫。看上去，出手并不重，但阿拉曼的身子立刻就失去了重心，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了。阿拉曼哪肯服输，咿哩哇啦地叫嚷了一阵，又纵身扑来，这一回他就败得更惨了，没几下，王子平就把他摔得爬不起来了。

阿拉曼不甘心，第二天，搬来一个叫柯芝麦的德国大力士当救兵，要与王子平再较量。王子平见到柯芝麦后说：“比武，在中国有两种比法，一种叫君子斗，一种叫小人斗，你任选一种吧！”

“这怎么讲？”

“君子斗，讲守规矩，不伤人；小人斗嘛，那就流血伤骨都在所不计。”

柯芝麦听了，连声说：“君子斗！君子斗！”

比武一开始，柯芝麦就象头饿虎似的又扑又跳地冲了过来，手一挥，风声呼呼的，来势很猛。王子平的打法，刚柔相济，看上去好象不猛，其实劲头很足，左一挡、右一划的，没几下就把柯芝麦撂了好几个跟头。倒了允许起来，接着几个跟头下来，柯芝麦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钦佩！钦佩！”柯芝麦又被摔了一个跟头之后，打手势要求停战。

“服不服？”

“服了，服了！”

“你眼里还敢没有中国人吗！嗯？”

“不敢了，不敢了，真的不敢了……”柯芝麦连声讨饶。

“你可以走了，走吧！”

可是柯芝麦却不走。他提出了要拜“神力千斤王”为师的要求。

“ 我是不收洋徒弟的。你们现在已经这样作威作福，学了武艺去，不知要怎样横行呢！ ”

柯芝麦还是纠缠不停：“ 我每月有八百元的收入，情愿拿出三百元来，作为酬谢，怎么样？ ”

“ 你把八百元全给了我，我也不会向你传授任何本领的！ ”

“ 那………… ”

不知柯芝麦还想说些什么，王子平已经一转身，撇下他，顾自大步流星地走了。

为中华民族扬威

王子平不仅把俄国的康泰尔、美国的阿拉曼、德国的柯芝麦打得一败涂地，而且把日本的柔道家宫本也挫败了。亲日派军阀为此曾下令抓他，弄得他只好四处颠簸，闯荡江湖。

一九二一年，一个叫沙利文的美国人，在上海万国竞武场设下擂台。他串通两个英国人在报纸上为他大吹大擂，说什么在中国，根本找不出沙利文的对手，还转述了好些沙利文说的对我国人民有侮辱性的话。我国武术界人士气愤不过，聚会商议，大家一致推定王子平去打擂台，灭灭沙利文的气焰。于是，王子平被请到上海来了。

在王子平与沙利文交手前，双方派代表先举行了会谈，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有：双方在比武前，要面向观众讲几句话，表示一下礼节；比武要光明正大，不许违反规则，施放暗箭……

到了规定的日子，万国竞武场座无虚席。

王子平上场了。他向热烈欢迎他的观众频频扬手之后，刚讲了两句，冷不防地有一个彪形大汉审了过来——他，就是沙利文。

多年的比武经验使王子平反应十分敏捷，他一闪身，就避开了对方的偷袭。

沙利文的双眼冒着凶光，与王子平周旋着，想寻找下手的时机。但是，他左探右探，也没有发现可钻的空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猛的一拳打出去，万万没有想到王子平也正在这时候飞起了一脚，沙利文拳头打空了不说，腰间还重重地挨了一下。

王子平在飞起一脚的时候，大喝一声：“ 瞧着！这一脚为中华民族扬威！”

随即又上去补了一拳：“ 瞧着！这一拳教你记住，不许再欺侮中国人！”

台下的喝彩声呼啦地响起，掌声雷鸣，震动了全场。

沙利文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偷偷地溜走了。

根据双方事先的协议，比武应该进行三场。但是沙利文再也不敢交手了。这天晚上，他派人送来了条子，声明协议作废，不再比下去了。

王子平让来人带回口信说：“ 他们不赛，我偏要赛，明天上擂台，见一个打一个！”

第二天，当我国武术界派代表去交涉的时候，沙利文竟然踪迹渺然，不知去向。

高洁的灵魂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清华大学的几位进步教授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倡议拒绝购买“美援”面粉的事。

当时，美帝国主义正在推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说什么扶助日本是为了亚洲地区的和平，对中国也有“好处”。同时，又假装慈悲，施舍一点援助物资，让国民党发放一种“配购证”，凭证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平价美国面粉，以收买人心。教授们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无耻伎俩，充满了义愤，经过讨论研究，便共同起草了一项声明。声明是这样写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卞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声明写好以后，决定分头去征集签名。他们首先想到，要请那些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著名人士签名。

一位中年教授说：“请朱自清先生签，我看，他会答应的。”

“是呀，他在社会上威信很高。几年前，在昆明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要人’曾经几次拜访过他，要给他大官做呢！他拒绝了。大家都很敬佩他。他签了名，影响就大了。”

但是，也有人表示不同意：“不要太为难他了，他要供养大大小小七个孩子，负担太重。”

“他有严重的胃病，不买平价面粉，只好搭着粗粮吃，身体恐怕也吃不消。”

争论了好一阵子，最后，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不过，丝毫也不要勉强他。

签 名

那位中年教授拿着声明去找朱自清了。一路上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和朱自清交往很深，他知道，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抗日战争中，朱自清在昆明教书的时候，饥寒交迫地度日子，但他那时总是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个人的生活就苦熬着点吧。毫无怨言。一九四二年冬，昆明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寒流袭击，朱自清没有大衣，又做不起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天天披着从家里赶进城里去上课。就是从那年冬天起，他常常胃痛，吐黄水，人也一下子变得憔悴了。一九四五年，他的胃病曾经严重地发过一次，医生和亲友们都劝他开刀根治，但他看到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便说：“等胜利了，回到北平，再说吧！”谁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起了内战，人民的生活还是那样难熬，朱自清一家九口人，全靠他的薪水度日，在那物价飞涨的时期，温饱都困难，他哪里还有什么钱去开刀治病！……但是，不找朱自清签名也是不行的，他知道你瞒他，反会生气的……

朱自清是中国文学系主任，这几天正有病在家。他的体重，已降到只有三十五公斤了，瘦得皮包骨。

中年教授进了朱自清家，见他正在修改讲义。

“您有病，还这么忙着？”

“多少做点事吧！”朱自清瘦削的面孔，这几天蜡黄蜡黄的。

“还是注意点休息吧！”

朱自清放下了讲义稿，问：“你来，有事吗？”说话的声音很低，没有力气。

朱自清的胃病很重，年初的时候，有几天，他日夜不停地吐酸水，什么食物也吃不了，医生劝他住院治疗，因为没有钱，他没有去。这几天，他又旧病复发了，虽然没有年初那次那么严重，多少能吃点软食，但是稍微多吃一点就吐，一天瘦似一天……

中年教授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声明取了出来，交给他。

朱自清逐字逐句认真地看起来。

“嗯，是这样的，这种面粉，‘具有收买灵魂性质’，不能要。”他一边看，一边说。

看完一遍之后，他毫不迟疑地拿起了笔。

朱自清的手，写字的时候有些颤抖，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了。但是他写的字，却是一笔一画、规规矩矩的，一丝不苟。

朱自清郑重其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中年教授接过声明，看到那墨迹未干的签名的时候，手也微微地颤抖起来。他太感动了。

在签名拒绝购买“美援”面粉的当天，朱自清就让孩子把配购证退了回去。

这天晚上，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指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通用的纸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凡是应该做的事，不管有多少困难，就都严格地从“己身做起”，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呀！

叮 哼

过了四十多天，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清晨四点多钟，朱自清的胃部突然剧烈地疼痛，大口的呕吐，额上汗珠直淌，面色苍白得和纸一样。十点钟，他被送进北大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能动弹了。为了预交医院一笔数目很大的钱，他的妻子只好赶紧去借。下午两点，医生给朱自清做了胃部的手术。

过了八天，朱自清的病情急剧恶化，转成了肾炎。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他的妻子始终陪伴在他身边，这天下午，他清醒过来以后，嘴唇动了动……

“有什么事吗？”还没等他说呢，妻子就连忙问。

朱自清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他很费劲的，才说出几个断断续续的字来：“有件事要记住，……我……我是在拒绝购买‘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过……名的……”

“这个我知道。”

“‘美援’面粉，是……用……来收买中国人的灵魂的，……决不能买！”

“ 你放心吧，我们决不买它。 ”

“ 不管……家里有多大困难，……也不能买…… ” 朱自清一再叮咛。

“ 我记住了，你放心吧。 ”

隔了一天，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就与世长逝了。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朱自清先生。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宁可饿死，也不吃“收买灵魂性质”的“美援”面粉，朱自清先生的灵魂是多么高洁呀！

电影院里的怒吼声

电影已经放映好一会儿了，但是，影院里老是静不下来，悄悄的议论声彼伏此起，还不时听到有人在轻声唾骂……

突然，人们听到了重重的“啪”的一声——这是座椅的活动坐板竖立的声音，有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接着，一声怒吼响彻了大厅，把影片的对话声和音乐声都淹没了：“同胞们！这部影片这样侮辱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能允许它放映下去！”

发出这声怒吼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他转过脸来，挥动着拳头，面向大家，还连连呼喊：“我抗议！我抗议！”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提抗议的人原来就是戏剧家洪深。

当时是一九二九年，洪深三十五岁，他正担任着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导，并主办着习艺剧社和一所电影学校。他创作的《赵阎王》剧本，和拍摄的《劫后桃花》电影，早已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洪深为什么要大声呼喊“我抗议”呢？因为影院里放映的这部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不怕死》，充塞着侮辱中国人的反动内容，有许多镜头都是嘲弄中国人的，把中国人描绘成了愚昧不堪、受了侮辱也不知反抗的蠢货，这激起了洪深的极大愤慨。

当时，这部影片在上海的大光明和光陆两家电影院同时放映。这两家电影院都是外国人开设的。

洪深的吼声刚落，许多观众也都忍无可忍地嚷嚷了起来——

“抗议！抗议！”

“禁止放映这种混蛋片子！”

“退票！退票！”

“……………”

一时间，影院象沸腾的油锅撒进了几把盐粒一样……

电影放映不下去了。

人们纷纷拥向售票房，要求退票。

电影院的老板没有法子。只好停映影片，票房也只得给观众退票。

但是，没过几天，洪深被捕了。罪名是“扰乱治安”，大光明电影院的老板还提出了要洪深赔偿损失的无理要求。

洪深被捕以后，十我进步律师联名向法院上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站出来说话了，不少报刊还发表了支持洪深的文章，他们提出：制作这部辱华影片的公司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这部片子不许再放映；由于关押了洪深，大光明电影院还必须登报向这位戏剧家公开道歉，并且赔偿他的名誉损失。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大光明电影院的老板终于失败了。

洪深释放出来以后，习艺剧社等团体为了庆贺斗争的胜利，举办了一次祝捷酒会。在宴席上，人们纷纷向洪深祝酒，表示敬意。

一位老朋友敬酒的时候，问洪深说：“听说，大光明电影院向您赔偿名誉损失费的时候，您只要了一元钱，是吗？”

“是的，只要了一元钱。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赔偿。”洪深微笑着说。

“嗯？”这位老朋友显然感到诧异。

其实，不仅是这位老朋友，许多人都对洪深只要一元钱的名誉损失赔偿

费感到很不理解，他完全可以要几十元、上百元嘛！可是他只要了一元钱。

洪深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便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我要的是祖国的尊严，而不是别的什么，他们赔一元钱，就足以说明他们失败了；我个人如果向他们要钱多了，人家会以为我图的是钱呢。我图的决不是这个。”呵，原来是这样，人们明白了。这番话引起了人们对这位戏剧家更深的敬意。

梅兰芳留须

“梅先生，好久不见！”梅兰芳家里来了个客人，他一进门，就满脸堆笑着打躬作揖。

这个客人是谁呢？梅兰芳觉得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本人姓张，张啸林。”来人作了自我介绍。

梅兰芳的脸色变得阴沉沉的了。张啸林这个人，他是知道的：这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流氓头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梅兰芳问。

“梅先生，好些日子没见到您了，您怎么老不露面呢？”张啸林扯着嗓门，答非所问地说，“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听说洋人还给您拍过电影，美国还赏了您一个博士当，大伙儿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您的戏，您老不登台，那怎么行呢！”

其实，张啸林是知道梅兰芳为什么久不登台的。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之后，梅兰芳就不再演戏了——他不肯为侵略者的罪恶统治粉饰太平。

张啸林是受日本人的派遣来做说客的。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个大城市始终笼罩着一片惶惶不安的气氛，戏园子虽然被迫照常开业演出，但观众寥寥无几。日本人很希望象梅兰芳这样的著名艺术家能够登台演出，以点缀“太平”。他们以为派张啸林这样的流氓去“劝说”，能把梅兰芳吓得不敢拒绝。然而，他们想错了，梅兰芳不仅不肯登台，就连让他到电台去清唱，也一口回绝了。

张啸林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再考虑考虑演出的事吧，我改日再来拜访……”

张啸林甩了甩袖子，走了。

梅兰芳知道，日本人和张啸林那伙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不等他们“改日再来”，就带着剧团到香港去了。

旦角演员留起了胡子

梅兰芳到香港不久，那里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了，到处传说，日本鬼子就要来占领香港了。梅兰芳想，如果香港也沦陷了，日本鬼子再来逼迫登台，怎么办呢……经过反复考虑后，他决定把自己和“梅剧团”拆开：自己留居香港，把“梅剧团”的全部人马都送回北平。不久，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

一天，日军驻港司令酒井派人来，把梅兰芳接了去。

“梅先生，请坐。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您还认识我吗？”酒井笑呵呵地把梅兰芳迎进了客厅。“不认识。”

“如果在大街上相遇，我也会认不出您的，因为您留了胡子了——哪有唱旦角的演员留胡子的呢！哈哈哈哈……”酒井大笑起来。“我嘛，告诉您吧，我在驻华使馆当过武官，又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跟您见过面，也看过您的戏！”

梅兰芳摸了摸胡子说：“我记不起来了。”

酒井接着说：“听说您好久不演戏了，可惜，可惜！世界闻名的艺术大